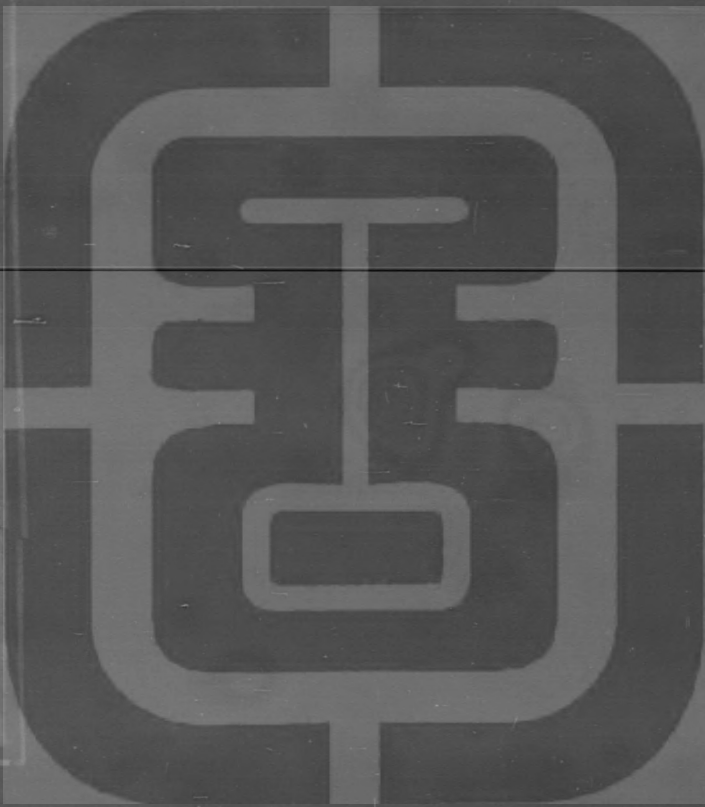


北史



列傳第三十卷六品已可北史四十二卷開

齊書王肅字彥之

身史劉芳孫遜

常爽孫景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也父與齊雍州刺史

南史有傳肅少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齊

位祕書丞父與及兄弟並為齊武帝所殺太和

十七年肅自建鄴來奔孝文時幸鄴聞其至虛

衿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帝甚

哀惻之遂語及爲國之道肅所陳說深會旨帝  
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也肅因言蕭氏危亡之  
兆可以乘機帝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器重禮遇  
日有加焉親貴舊臣莫之間也或屏左右談說  
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  
臣之際猶孔明之遇玄德也尋除輔國大將軍  
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詔肅討齊  
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爲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  
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用以後聞若

投化人聽五品已下先即優授肅至義陽頻破  
賊軍除持節都督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  
撫接甚有聲稱尋徵入朝帝手詔曰不見君子  
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  
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又詔曰肅丁荼麩  
世志等伍胥窮踰再朞蔬縕不改有司依禮喻  
之爲裁練禫之制二十年七月帝以久旱不雨  
輟膳百寮詣闕帝在崇虛樓遣舍人問肅對曰  
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日群臣不敢自寧臣聞

堯水湯旱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內微爲少澤蒸庶未闕一食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帝遣荅曰雖不食數朝猶自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朕志確然死而後已  
是夜澍雨大降以破齊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子肅頌表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初齊之收肅父與也與司馬黃瑤起攻與

殺之二十二年平漢陽瑤起爲輔國將軍特詔以付肅使紆泄哀情孝文崩遺詔以肅爲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爲宰輔徵會駕魯陽肅至遂與禧參同謀謨自魯陽至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舊戚禧兄弟竝敬昵之上下稱爲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羈遠一且在必之上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陵宗室尊宿歷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也肅聞恒降避之尋爲澄所奏劾稱

蕭謀叛事尋申釋詔蕭尚陳留長公主本劉昶  
子婦彭城公主也賜錢二十萬帛三千疋蕭奏  
考以顯能陟由績著升明退闈於是乎在自百  
寮曠察四稔於茲請依舊例考檢能否從之裴  
叔業以壽春內附拜蕭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  
事與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齊豫州刺  
史蕭懿屯小峴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將圖  
壽春蕭進師討擊大破之禽叔獻走蕭懿還京  
師宣武臨東堂引見勞之進位開府儀同三司

封昌國縣侯尋爲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  
揚州刺史蕭頻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  
若市咸得其心清身好施簡絕聲色終始廉約  
家無餘資然性微輕忮頗以功名自許護疵稱  
伐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爲言景明二年薨於  
壽春年三十八宣武爲舉哀給東園祕器朝服  
一襲錢三十萬帛一千疋布五百疋蠟三百斤  
并問其卜遷遠近專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  
又詔曰杜預之歿寔於首陽司空李冲覆舟是

託顧瞻斯所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揚州刺史肅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冲預兩墳之間使之神游相得也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以肅貞心大度宜謚匡公詔謚宣簡明帝初詔爲肅建碑銘自晉氏喪亂禮樂崩亡孝文雖釐革制度變更風俗其間朴略未能淳也肅明練舊事虛心受委朝儀國典咸自肅出子紹襲紹字三歸位中書侍郎卒贈公徐州刺史子遷襲齊

受禪爵通例降紹弟理孝靜初得還朝位著作佐郎紹肅前妻謝生也肅臨薨謝始携女及紹至壽春宣武納其女爲夫人明帝又納紹女爲嬪肅弟康字文政涉獵書史微有兄風宣武初攜兄子誦翊衍等入魏拜中書侍郎卒幽州刺史贈征虜將軍徐州刺史誦字國章肅長兄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雋風流甚美歷位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右將軍幽州刺史長兼秘書監給事黃門侍郎明帝崩靈太后之立幼主也

於時大赦誦宣讀詔書言制抑揚風神竦秀百  
寮傾屬莫不歎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尚書  
左僕射司空公謚曰文宣子孝康尚書郎中孝  
康弟雋性清雅頗有文才齊文襄王中外府祭  
酒誦弟衍字文舒名行器藝亞於誦位光祿大  
夫廷尉卿揚州刺史大中正度支七兵二尚書  
太常卿出爲散騎常侍西兗州刺史爲余朱仲  
遠所禽以其名望不害令騎牛從軍久乃見釋  
還洛孝靜初位侍中卒敕給東園祕器贈尚書

令司徒公謚曰文獻衍篤於交舊有故人竺玅  
於西兗州爲仲遠所害其妻子飢寒衍置於家  
累年贍恤世人稱其敦厚翊字士游肅次兄深  
子也風神秀立好學有文才位中書侍郎頗銳  
於榮利結婚於元又爲濟州刺史清靜有政績  
入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卒  
贈司空公徐州刺史子深武定中儀同開府記  
室參軍

劉芳字伯支彭城叢亭里人漢楚元王交之後

也六世祖訥晉司隸校尉祖該宋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宋兗州長史芳出後宋東平太守遜之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爲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爲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爲平齊人時年十六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恥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

人薦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誦經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急急於榮利不戚戚於貧賤乃著窮通論以自慰嘗爲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一縑歲中能入百餘疋如此數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時有南方沙門慧度以事被責未幾暴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時中官李豐主其始末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於太后微愧於心會齊使劉纘至芳之始族



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績相接拜中書博士後  
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俱爲中書侍郎俄而詔芳  
與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員外散騎  
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恒侍坐講讀  
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蒼雅尤  
長音訓辯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渥俄  
兼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王  
肅之來奔也孝文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  
相見嘗宴群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

有笄男子則無笄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  
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髻男  
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  
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髻男  
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男子婦人免髻冠  
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且互言也非謂  
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鷄初鳴櫛纏  
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父  
之肅亦以芳言爲然曰此非劉石經也昔漢世

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  
芳音義明辯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爲劉石  
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  
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  
今聞往釋盡祛平生之惑芳理義精贍類皆如  
是孝文遷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  
爲文以弔之芳爲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  
爲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慙張賈既有雅致便可  
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

毋憂去官帝征宛鄧起爲輔國將軍太尉長史  
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齊將裴叔業入寇徐  
州疆場之人頗懷去就帝憂之以芳爲散騎常  
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後兼侍中  
從征馬圈孝文崩於行宮及宣武即位芳手加  
袞冕孝文襲斂暨乎啓祖山陵練祭始末喪事  
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申遺旨令芳入授宣  
武經及南徐州刺史沈淩外叛徐州大水遣芳  
撫慰振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竝如故芳表

曰夫爲國家者固不崇儒尊道學數爲先唐虞  
以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武門蔡氏勸學  
篇云周之師氏居武門左今之祭酒則周師氏  
洛陽記國子學宮與天子宫對太學在開陽門  
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人教學爲先鄭  
氏注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  
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  
矣臣謂今既徙縣崧灑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  
復故址至於國學豈宜舛錯校量舊事應在宮

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見存仍舊營構又云太  
初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  
臣案自周以上學唯以二或尚東或尚西或貴  
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  
太學在國四水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  
庠虞庠在國之四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  
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大戴  
保傳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  
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

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大學故坊基趾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爲太曠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儒

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故出除青州刺史為政儒緩不能禁止姦盜然廉清寡欲無撓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斟酌古今為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宣武以朝儀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脩正於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寔在審位臣學謝全經業垂通古豈

可輕薦馨言妄陳管說竊見所置壇祠遠近之  
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職司請陳膚淺孟  
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  
八里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  
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  
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  
里鄭玄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  
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  
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

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  
逵云南郊火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  
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  
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  
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  
之郊也賈逵云中兆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  
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  
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  
其數九又云以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

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昊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內千里二十

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郊進垂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爲限里數依上禮

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禘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爲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大牢縣邑令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社稷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蓋緣姬旦創成洛邑故世傳洛陽

崇祠不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爲洛陽甲內神祠今竝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脩理公私施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遂介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忝今職考括墳籍博采群議既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務隙野罄人閑遷易郊壇一二爲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孝

文於代都詔中書監高閭太常少卿陸琇并公  
孫崇等十餘人脩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爲  
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營理宣武  
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容輒決自非  
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無以  
垂之萬葉爲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頻  
煩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專綜既久不應垂謬  
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誥搜括舊文共  
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爲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

雖示相酬答而不會問意卒無以自通尚書依  
事述奏乃詔委芳別更考制於是學者彌歸宗  
焉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  
變以朱絲爲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  
周禮大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  
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  
栢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  
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  
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武通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人望見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柰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

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唯誠社誠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辯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殖之木案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如此

便以一代之中而立社各異也愚以爲宜殖以  
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殖松不慮  
失禮惟稷無成證稷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  
宣武從之芳沈雅方正槩尚甚高經博多通孝  
文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之在東宮孝文  
欲爲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帝歎其謙慎帝  
更敕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女孝  
文乃爲恂聘之與鄭懿女對爲左右孺子焉崔  
光於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

周官儀禮音千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  
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昭所  
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辯類三卷徐  
州人地錄二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  
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  
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宣武不許  
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文貞侯長子懌字  
祖欣雅有父風頗好文翰歷徐州別駕兗州左  
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叅軍屢爲行臺出使所歷

皆有當官之稱轉通直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  
行郢州事尋遷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卒贈徐州  
刺史謚曰簡無子弟歆以第三子琰爲後歆字  
景興好學強立善事當世高肇之盛及清河王  
懌爲宰輔歆皆與其子姪交游靈太后臨朝又  
與太后兄子往還相好太后令歆以詩賦授弟  
元吉稍遷光祿大夫孝武帝初除散騎常侍遷  
驃騎大將軍國子祭酒孝武於顯陽殿講孝經  
歆爲執經雖訓荅論難未能精盡而風采音制

足有可觀尋兼都官尚書又兼殿中尚書及孝  
武入關齊神武至洛責歆誅之子騰字子昇少  
有風氣頗涉文史位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歆  
之死騰率勒鄉部赴兗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  
王師每戰流涕突陣城陷禽送晉陽齊神武矜  
而赦之文襄爲儀同開府以騰爲屬本州大中  
正轉中書舍人時與梁和通騰前後受敕對其  
使一十六人爲司徒左長史卒贈南青州刺史  
歆弟穢位金紫光祿大夫穢子述

述字子長少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爲事愛  
交游善戲謔齊文襄以爲永安公浚開府行參  
軍述遠離家鄉倦於羈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  
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攸集成務於宴集述  
在游宴之中卷不離手遇有文集所未見者則  
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亦留心文  
藻頗工詩詠齊天保初行定陶縣令坐姦事免  
十餘年不得調其姊爲任氏婦沒入宮敕以賜  
魏收收所提攜後爲開府參軍及文宣崩文士

竝作挽歌楊遵彥擇之員外郎盧思道用八首  
述用二首餘人多者不過三四中書郎李愔戲  
述曰盧八問訊劉二述銜之乾明元年兼員外  
散騎常侍使宋梁主蕭莊還兼三公郎中武成  
時和士開寵要述附之正授中書侍郎入典機  
密時李愔獻賦言天保中被讒述摘其文奏曰  
誹謗先朝大不敬武成怒大加鞭朴述喜復前  
憾曰高祖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尋遷  
散騎常侍聘陳使主述欲獨擅文藻不願與文

士同行時黃門侍郎王松年妹夫盧士游性沈  
密逃求以爲副又逃姊魏家者收時已放出逃  
因次欲嫁之士游不許逃恐事露亦不逼焉遷  
給事黃門侍郎脩國史加散騎常侍除假儀同  
三司聘周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定逃與周朝  
議論往復斟酌古今事多合禮兼文辭可觀甚  
得名譽使還拜儀同三司及武成崩和士開欲  
改元議者各異逃請爲武平私謂士開曰武平  
反爲明輔逃作此以爲公士開悅而從之時士

開爲衆口所排婁定遠同輔政逃遂回附之使  
得西貨悉以餉定遠定遠外任逃不自安又陰  
結斛律明月胡長仁以自固士開知之未甚信  
忽於明月門巷逢之彌以爲實初逃名宦未達  
時欲事祖珽珽未原謂人曰我言彭城楚子應  
有氣俠唯將崔季舒詩示人殊垂氣望逃乃爲  
弟娶珽女遂成密好珽之將訴趙彥深和士開  
也先與逃謀逃乃告二人故二人得爲之計珽  
被黜令弟出其妻及是逃解士開所嫌尋出爲

仁州刺史珽乃要行臺尚書盧潛陷逃許潛重  
遷潛曰如此事吾不為也更戒逃而護之後被  
徵還待詔文林館重除散騎常侍奏門下事未  
幾與崔季舒等同戮時年四十九所著文筆三  
十卷子逸人開府行參軍仕隋終於洛陽令芳  
從子懋

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宋竝有名位懋聰  
敏好學博綜經史善草隸書識竒字宣武初入  
朝位尚書外兵郎中芳甚重之凡所撰朝廷軌  
儀皆與參量尚書博議懋與殿中郎袁翻常為  
議主達於從政臺中疑事成所訪決尚書李平  
與結莫逆交遷步兵校尉領郎中兼東宮中舍  
人轉員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功郎中立考課  
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條貫孝昭初大軍攻硤  
石懋為李平行臺郎中城拔懋頗有功太傅清  
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而送之曰劉生堂堂搢  
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為魏朝宰相積年禮懋尤重  
才學之士撰成儀令懌為宰相積年禮懋尤重

令諸子師之遷太尉司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  
家甚清貧亡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懌及當時  
才雋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軍南秦州刺史  
謚曰宣簡懌詩誄賦頌及文筆見稱於時又撰  
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大軍文苑  
常爽字仕明河內温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  
祖珍苻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涼州父坦乞  
伏世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爽少而聰敏  
嚴正有志槩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

薦志好學博聞強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所  
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武成西征涼土爽與兄  
仕國歸款軍門武成嘉之賜仕國爵五品顯美  
男爽為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  
為事貴游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温水之右教  
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  
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  
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貞安著作郎程靈虯皆  
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竝稱爽之嚴教獎勵有

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爲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啓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甯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

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易爲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



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  
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  
屬意藝林略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略注  
以訓門徒焉其略注行於世爽不事王侯獨守  
閑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號爲儒林先生年  
六十三卒於家子文通歷官至鎮西司馬南天  
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子景景字永昌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  
景字永昌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  
長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爲協律博

士孝文親得其名既而用之爲門下錄事正始  
初招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敕  
景參議宣武季舅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右僕  
射肇託景及尚書邢巒并州刺史高聰通直郎  
徐紇各作碑銘竝以呈御帝悉付侍中崔光簡  
之光奏景名位乃處諸人之下文出諸人之上  
遂以景文刊石肇尚平陽公主未幾主薨肇欲  
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已付學官議正施行尚  
書又以訪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不得

有純臣之義乃執議曰喪紀之本定稱物以立情輕重所因亦緣情以制禮雖理關盛衰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隆殺之宜其實一焉是故臣之爲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爲君毋妻所以從服而制義然而諸侯大夫之爲君者謂其有地土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適雖加爵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立臣吏生有趨奉之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承已下命之屬官旣無接

事之儀實闕爲臣之體原夫公主之貴所以立家令者蓋以主之內事脫須關外理無自達必也因人然則家令唯通內外之職及典主家之事耳無關君臣之理名義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爲純臣公主不可爲正君明矣且女人之爲君男子之爲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廣孫榮乂等以公主爲之君以家令爲之臣制服以斬垂謬彌甚又張虛景吾難羈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致服之情猶同

其議準毋制齊求之名實理未爲允竊謂公主之爵既非食采之君家令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母則情義罔施若準小君則從服無據案如經禮事無成文即之愚見謂不應服朝廷從之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景在樞密十有餘年爲侍中崔光盧昶游肇元暉尤所知賞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初東宮建兼太子屯騎校尉錄

事皆如故受勅撰門下詔書凡四十卷尚書元長出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請景爲司馬以景階次不及除錄事參軍襄威將軍帶長安令甚有惠政人吏稱之先是太常劉芳與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別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宣武崩召景赴京還脩儀注拜謁者僕射加寧遠將軍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後授步兵校尉仍舍人又勅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時靈太后詔依漢世陰鄧

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交獻景乃據正以定儀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時明帝行講學之禮於國子寺司徒崔光執經勅景與董紹張徹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爲錄義事畢又行釋奠之禮竝詔百官作釋奠詩以景作爲美是年九月蠕蠕主阿那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訪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今日爲班宜在蕃王儀同三司之間雍從之朝

廷典章疑而不決則時訪景而行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聰徙於北京中書監高允爲之聘妻給其資宅聰後爲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爲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勅景參修其事尋進號冠軍將軍阿那瓌之還國也境上遷延仍

陳寔之遣尚書左丞元孚奉詔振恤阿那瓌執  
孚過柔玄奔于漠北遣尚書令李崇御史中尉  
兼右僕射元纂追討不及乃令景出塞經瓮山  
臨瀚海宣勅勒衆而返景經涉山水悵然懷古  
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進號征虜將軍孝昌  
初給事黃門侍郎尋除左將軍太府少卿仍舍  
人固辭少卿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徐  
州刺史元法僧叛入梁梁武遣其豫章王蕭綜  
入據彭城時安豐王延明爲大都督大行臺率

臨淮王彧等衆軍討之既而蕭綜降附徐州清  
復遣景兼尚書持節馳與行臺都督觀機部分  
景經洛汭乃作銘焉是時尚書令蕭寶寅都督  
崔延伯都督北海王顥都督車騎將軍元恒芝  
等竝各出討詔景詣軍宣旨勞問還以本將軍  
授徐州刺史杜洛周反於燕州仍以景兼尚書  
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以禦之景表  
求勒幽州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權  
發兵夫隨宜置戍以爲訪遏又以頃來差兵不

盡強壯今之二三長皆是豪門多丁爲之今求權  
幾爲兵明帝皆從之進號平北將軍別勅譚西  
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二險以杜賊出入  
之路又詔景山中嶮路之處悉令捍塞景遣府  
錄事參軍裴智成發范陽三長之兵以守白巖  
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石離穴城斛  
鹽三戍兵反結洛周有衆二萬餘落自松岍赴  
賊譚勒別將崔仲哲等截軍都關以待之仲哲  
戰沒洛周又自外應之腹背受敵譚遂大敗諸

軍夜散詔以景所部別將李瑀爲都督代譚征  
下口降景爲後將軍解州任仍詔景爲幽安玄  
四州行臺賊旣南出鈔略薊城景命統軍梁仲  
禮率兵士邀擊破之獲賊將禦夷鎮軍主孫念  
恒都督李瑀爲賊所攻薊城之北軍敗而死率  
屬城人禦之賊不敢逼洛周還據上谷授景平  
北將軍光祿大夫行臺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  
曹紇真馬叱斤等率衆薊南以掠人穀乃遇連  
兩賊衆疲勞景與都督干榮刺史王延年置兵

栗國邀其走路大敗之斬曹紇真洛周率衆南趨范陽景與延年及榮破之又遣別將重破之於州西彪眼泉禽斬之及溺死者甚衆後洛周南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史延年及景送於洛周尋爲葛榮所吞景又入榮榮破景得還朝永安初詔復本官兼黃門侍郎又攝著作固辭不就二年除中軍將軍正黃門先是參議正光壬子曆至是賜爵高陽子元顥內逼莊帝北巡景與侍中大司馬安豐王延明在禁中召諸親賓

乃安慰京師顥入洛景乃居本位莊帝還宮解黃門普泰初除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秘書監以預詔命之勤封濮陽縣子後以例追永熙二年監議事景自少及老恒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產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翫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友人才整每謂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尚將何以自濟也吾恐挈太常方餒於栢谷耳遂與衛將軍羊深矜

其所乏乃率刁雙司馬彥邕李諧畢祖彥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而為買馬焉天平初遷鄴是時詔下三日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下非陪從者盡乘驢齊神武以景清貧特給牛車四乘妻孥方得達鄴後除儀同三司仍本將軍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詔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八年薨景善與人交終始若一其游處者皆服其深遠之度未曾見其矜吝之心好飲酒澹于榮利自得懷抱不事權門性

和厚恭慎每讀書見韋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以鑒戒指事為象讚而述之曰周雅云謂天盖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有朝隱大夫鑒戒斯文乃惕焉而懼曰夫道喪則性傾利重則身輕是故乘和體遜式銘方冊防微慎獨載象丹青信哉辭人之賦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聽卑視諦俯測厚地岳浚川濔誰其戴之不私不畏誰其踐之不陷不墜故善惡是徵物罔同異論亢匪久人咸敬忌嗟乎唯地厚矣



尚亦兢兢浩浩名位孰識其親搏之弗得聆之  
無聞故有戒於顯而急于微好爵是冒聲奢是  
基身陷於祿利言溺於是非或求欲而未厭或  
知足而不辭是故位高而勢逾迫正立而邪逾  
欺安有位極而危不萃邪榮而正不彫故悔多  
於地厚禍甚於天高夫悔未結誰肯曲躬夫禍  
未加誰肯累足固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  
躅改之無及故狡兔失穴思之在後故逆鱗易  
觸君子則不然體舒則懷卷視溺則思濟原夫

人闕之度邈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不測  
之地餌厚而躬不競爵降而心不係守善於已  
成懼愆於未敗雖盈而戒冲通而慮滯以知命  
爲遐齡以樂天爲大惠以戢智而從時以懷愚  
而游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畫已決矣猶夜  
則思其計誦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賞其契故能  
不同不誘而弭謗於群小無毀無譽而貽信於  
上帝託身與金石俱固立名與天壤相弊囂競  
無侵優游獨逝夫如是綺閣金門可安其宅錦

衣玉食可願其形柳下三黜不愠其色子文三  
陟不愜其情而或者見居高可以持勢欲乘高  
以據榮見直道可以修己欲專道以邀聲夫去  
聲然後聲可立豈矜道之所宣慮危然後安可  
固豈假道之所全是以君子鑒恃道不可以流  
聲故去聲而懷道鑒專道不可以守勢故去勢  
以崇道何者履道雖高不得無亢求聲雖道不  
得無悔然則聲奢繁則寔儉彫功業進則身迹  
退如此則精靈遂越僇侈自親情與道絕事與

勢鄰方欲役思以持勢乘勢以求津故利慾誘  
其性禍難嬰其身利欲交則幽顯以之變禍難  
構則智術無所陳若然者雖縻爵帝局焉得而  
寧之雖結珮皇庭焉得而榮之故身道未究而  
崇邪之徑已形成功未立而脩正之術已生福  
祿交蹇於人事屯難頓萃於時情忠介剖心於  
白日耿節沉骨於幽靈因斯愚智之所機倚伏  
之所係全亡之所依其在遜順而已哉嗚呼鑿  
之嗚呼鑿之景所著述數百篇見行於世刪正

晉司空張華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傳各數十  
篇云長子昶少學識有文才早卒昶弟彪之永  
安中司空行參軍

論曰古人云才未半古功已過之王肅流寓之  
士見知一面榮任赫然寄同舊列雖器業自致  
抑亦逢時之所致焉劉芳矯然特立沈深好古  
博通洽識爲世儒宗懋才流識學見重於世不  
虛然也常爽以儒素著稱景以文義見宗美乎

癸巳二月十九日校列傳三十卷正一百五十

四字是日復雨

夢禎識

列傳第三十

北史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一

北史四十三

北史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一

北史四十三

郭祚

黃門車

張彝

孫曼之

邢巒

曾孫乾威

李崇

從弟平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將軍准弟亮

之後也祖逸本州別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

浩一女妻浩弟上黨太守恬太武時浩親寵用

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侯贈光祿大夫父洪

萬曆二十年

北史列傳卷三

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之識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歷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為州主簿刺史孫小委之書記又太原太守王希彥逸妻之姪也共相調恤乃振孝文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遷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帝甚賞之從南征及還正黃門車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邪祚曰是

臣七世伯祖帝曰先賢後哲頌在一門祚對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微臣虛薄遭奉聖明自惟幸甚因敕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祭文以贊遷洛之規賜爵東光子孝文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山祚曰山以仁靜水以智流願陛下脩之帝曰魏明以奢失於前朕何為襲之於後祚曰高山仰止帝曰得非景行之謂遷散騎常侍仍領黃門是時孝文銳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息內外規略號

為多事祚與黃門宋弁參謀惟惺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孝文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勤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初孝文以李彪為散騎常侍祚因入見帝謂祚曰朕作誤授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沈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去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

又不敢辭讓帝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李彪官也乘輿南討祚以兼侍中從拜尚書進爵為伯孝文崩咸陽王禧等奏祚兼吏部尚書尋除長兼吏部尚書并州大中正宣武詔以姦吏逃刑縣配遠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若以姦吏逃竄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既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縣名永配於清不免姦途自塞詔從之尋正吏

部祚持身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  
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下筆即云此人便以貴  
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  
皆量才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出為使持節鎮北  
將軍瀛州刺史及太極殿成祚朝於京師轉鎮  
東將軍青州刺史祚逢歲不稔闔境饑弊矜傷  
愛下多所振恤雖斷決淹留號為煩緩然士女  
懷其德澤入為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并州大中  
正遷尚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黃

門參議刊正故事令僕中丞騶唱而入宮門至  
於馬道及祚為僕射以為非盡敬之宜言於帝  
納之下詔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  
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詔祚本官領  
太子少師祚曾從幸東宮明帝幼弱祚持一黃  
鬴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  
顯送相脣齒深為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  
者號為桃弓僕射黃鬴少師祚奏曰謹案前後  
考格雖班天下如臣愚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

人遷轉由狀超越階級者即須量折景明初考  
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山王英  
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為限不得計殘年  
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請裁決旨云  
黜陟之體自依舊來恒斷今未審舊來之旨為  
從景明之斷為從正始為限景明考法東西省  
文武閑官悉為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昶  
奏上等之人三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為九  
等前後不同參差無準詔曰考在上中者得況

以前有六年以上遷一階三年以上遷半階殘  
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況以前六年以上遷半  
階不滿者除其得況以後考在上下者三年遷  
一階散官從盧昶所奏祚又奏言考察令公清  
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為上上一殿為上  
中二殿為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  
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  
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平堪任或人用小  
劣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為依何第景明



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應升退  
今既通考未審為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為  
第隨前後年斷各自除其善惡而為升降且負  
注之章數成殿為差此條以寡愆為最多戾為  
殿未審取何行是寡愆何坐為多戾結果品次  
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杖十者為一負罪依  
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經肆眚赦前之罪  
不問輕重皆蒙宥免或為御史所彈案驗未周  
遇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以不詔曰獨著超

倫及才備寡咎皆謂文武兼上上之極言耳自  
此以降猶有八等隨才為次令文已具其積負  
累殿及守平得濟皆合在其中何容別疑也所  
云通考者據揔多年之言至於黜陟之體自依  
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罰贖已決之殿固非免  
限遇赦免罪準其殿者除之尋加散騎常侍時  
詔管明堂國學祚奏曰今雲羅西舉開納岷蜀  
戎旗東指鎮靖淮荆漢沔之間復須防捍徵兵  
發衆所在殷廣邊郊多壘烽驛未息不可於師

旅之際興板築之功且獻歲云暨東作將始臣  
愚量謂宜待豐靖之年因子來之力可不時而  
就從之宣武末年每引祚入東宮密受賞賚多  
至百餘萬雜以錦繡又特賜以劔杖恩寵甚深  
遷左僕射先是梁將康絢遏淮將灌揚徐祚表  
曰蕭衍狂狡擅斷川瀆役苦人勞危亡已兆宜  
敕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  
夾攻朝議從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州  
刺史征西將軍太和以前朝法尤峻貴臣蹉跌

便致誅夷李冲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薦為左丞  
又兼黃門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  
常慮危亡苦自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冲謂  
之曰人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  
顧畏自是積十數年位秩隆重而進趣之心更  
復不息又以東宮師傅之資列辭尚書志在封  
侯之賞儀同之位尚書令任城王澄為之奏聞  
及為征西雍州雖喜外撫尚以府號不優心望  
加大執政者頗怪之於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

崔光之徒曲躬承接祚心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高陽王雍令出忠為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為稱職每有斷決多為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靈太后臨朝遣使弔慰追復伯爵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文貞公初孝文之置中正從容謂祚曰并州中正卿家故應推王瓊也祚退謂寮友曰瓊真偽今自未辯我家何為滅之

然主上直信李冲吹嘘之說耳祚死後三歲而于忠死見祚為崇祚子景尚字思和涉歷書傳曉星歷占候言事頗驗初為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負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事中郎公強當世善事權寵世號曰郭尖位中書侍郎未拜而卒景尚弟慶禮位通直郎慶禮子元貞武定末定州驃騎府長史

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慕容超東牟太守歸魏賜爵平陸侯位青州刺史祖準

之襲又為東青州刺史父靈真早卒彝性公強  
有風氣歷覽經史襲祖侯爵與盧陽烏李安人  
等結為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隨陽烏為主客  
令安人與彝竝散令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  
眄高上無所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  
見其如此遂召集百寮督責之令其脩悔而猶  
無悛改善於督察每有所巡檢彝常充其選清  
慎嚴猛所至人皆畏伏儔類亦以此高之遷主  
客令例降侯為伯轉太中大夫仍行主客曹事

彝為黃門後從駕南征母憂解任彝居喪過禮  
送葬自平城達家千里步從不乘車馬顏貌瘦  
瘠當世稱之孝文幸冀州遣使弔慰詔以驍騎  
將軍起之還復本位以參定遷都之勲進爵為  
侯轉太常少卿遷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巡察  
陝東河南十二州甚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勤  
遷尚書坐舉元昭為兼郎中黜為守尚書宣武  
初除正尚書兼侍中彝正侍中宣武親政罷六  
輔彝與兼尚書邢巒聞處分非常懼出京奔走

為御史中尉甄琛所彈云非武非兇率彼曠野  
詔書切責之尋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彝務尚  
典式考訪故事及臨隴右彌加討習於是出入  
直衛方伯羽儀赫然可觀羌夏畏伏憚其威整  
一方肅靜號為良牧其年冬太極初就彝與郭  
祚等俱以勲舊被徵及還州進號撫軍將軍彝  
表解州任詔不許彝敷政隴右多所制立宣布  
新風革其舊俗人庶愛仰之為國造佛寺名曰  
興皇諸有罪咎者隨其輕重謫為土木之功無

復鞭杖之罰時陳留公主寡居彝意願尚主主  
亦許之僕射高肇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譖  
彝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遣直後萬貳興馳驛  
檢察貳興肇所親愛必欲致彝深罪彝清身奉  
法求其僣過遂無所得見代還洛猶停廢數年  
因得偏風手脚不便然志性不移善自將攝稍  
能朝拜父之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彝愛好  
知已輕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蔑爾雖疹疾家  
庭而志氣彌高上歷帝圖五卷起元庖犧終於

晉末凡十六代一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  
十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宣武善之明帝初侍中  
崔光表彞及李韶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  
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竝為多而近來參差  
便成替後計其階途雖應遷陟然恐班秩猶未  
賜等昔衛之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巧推長伯  
游古人所高當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  
階授彼汎級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雖年  
向六十加之風疹而自強人事孜孜無怠公私

法集衣冠從事延請道俗脩營齋講好善欽賢  
愛獎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大起第宅微號  
華侈頗侮其疎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憾焉  
榮宦之間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豫有開援漢  
中之勲希加賞報積年不已朝廷患之第二子  
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在  
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謗讟盈路立榜大巷克期  
會集屠害其家彞殊無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  
龜二年二月羽林武賁將幾千人相率至尚書

省詬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石擊打公門上下懾懼莫敢討抑遂持火虜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為兵器直造其第曳彛堂下捶撻極意唱呼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時踰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羣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毆擊生投之於烟火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唯以髻中小釵為驗仲瑀走免彛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隣輿致於寺遠近聞見莫不惋駭乃卒官為收掩羽林凶強者八人斬之不能

窮誅羣豎即為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喪還所焚宅與始均東西分歛於小屋仲瑀遂以創重避居滎陽至五月得漸瘳始奔父喪詔賜以布帛靈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為張彛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悲痛之若此初彛曾祖幸所招引河東人為州裁千餘家後相依合旋罷入冀州積三十年折別有數萬戶故孝文比校天下人戶最為大州彛為黃門每

侍坐以為言孝文謂之曰終當以卿為刺史酬  
先世誠效彞追孝文往古累乞本州朝議未許  
彞亡後靈太后云彞屢乞冀州吾欲用之有人  
違我此意若從其請或不至是悔之無及乃贈  
使持節衛將軍冀州刺史謚文侯始均字子衡  
端潔好學才幹有美於父改陳壽魏書為編年  
之體廣益異聞為三十卷又著冠帶錄及諸詩  
賦數十篇竝亡失初大乘賊起於冀瀛之間遣  
都督元遙討平之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始均以

郎中為行臺忿軍士以首級為功令檢集人首  
數千一時焚熟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  
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始末在煙炭之間有焦爛  
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贈樂陵太守謚曰孝子  
嵩之襲祖爵武定中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  
嵩之弟晏之  
晏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為母鄭氏教誨動依  
禮典從父朱榮平元顥賜爵武城子累遷尚書  
二千石郎中高岳征潁川復以為都督中兵參



軍兼記室晏之文士兼有武幹每與岳帷帳之  
謀又嘗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深為岳所嗟賞  
齊天保初文宣為高陽王納晏之女為妃令赴  
晉陽成禮晏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晏之詩  
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  
宣笑曰得卿箴諷深以慰懷後行北徐州事尋  
即真為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  
徐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制清德頌數篇乃歎  
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兗州刺史未拜卒贈

齊州刺史太常卿子乾威簡刻公諱字元敬性聰敏涉獵羣書其世父嵩之謂  
人曰吾家千里駒也仕齊位太常丞仕周為宣  
納中士隋開皇中累遷晉王屬王甚美其才與  
河內張衡俱見禮重晉邸稱為二張焉及王為  
太子遷負外散騎侍郎太子內舍人煬帝即位  
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又以藩邸之舊加開府  
尋拜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江都贊務  
稱為幹理乾威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失

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  
之淮南太守楊絳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  
乾威曰其首立者為誰乾威下殿就視而荅曰  
淮南太守楊絳帝謂乾威曰卿為謁者大夫而  
乃不識參見人何也乾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絳  
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  
至其廉慎皆此類也帝甚嘉之于時帝數巡幸  
百姓疲弊乾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此見  
踈未幾卒官有子爽仕至蘭陵令乾威弟乾雄

亦有才器秦孝王俊為秦州摠管選為法曹參  
軍王嘗親案囚徒乾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  
皆盡事情同輩莫不歎服後歷壽春陽城二縣  
令俱有政績

邢巒字洪賓河間鄭人魏太常貞之後也族五  
世祖嘏石勒頻徵不至嘏無子巒高祖蓋自旁  
宗入後蓋孫穎字宗敬以才學知名太武時與  
范陽盧玄等同徵後拜中書侍郎改通直常侍  
平城子使宋還以病歸鄉久之帝曰往憶邢穎

長者有學義宜侍講東宮今安在司徒崔浩曰  
穎臥病在家帝遣太醫馳駟就療卒贈定州刺  
史謚曰康子脩年卽巒父也位州主簿巒少好  
學負帙尋師守貧厲節遂博覽書傳有文才幹  
略美鬚髯姿貌甚偉累遷兼貞外散騎常侍使  
齊還再遷中書侍郎甚見顧遇嘗參坐席孝文  
因行樂至司空府南見巒宅謂巒曰朝行樂至  
此見卿宅乃住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  
下移構中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升降

寧容不務永年之宅帝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  
曰巒之此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策秀孝詔曰秀  
孝殊問經權異策邢巒才清可令策秀後兼黃  
門郎從征漢北巒在新野後至帝曰伯玉天迷  
其心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逆主至此以來雖未  
禽滅城隍已崩想在不遠所以緩攻者正待中  
書為露布耳尋除正黃門兼御史中尉瀛州大  
中正遷散騎常侍兼尚書宣武時巒奏曰先皇  
深觀古今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彫鏤所珍

在素不務奇綵至乃以紙絹為帳屨銅鐵為轡  
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矜逮景明之初  
承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近來同於是蕃貢繼  
路商估交入諸所獻貿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  
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恒不足若不裁  
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為要須者請皆  
不受帝從之尋正尚書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  
遷以漢中內附詔加巒使持節都督征梁漢諸  
軍事進退徵攝得以便宜從事巒至漢中遣兵

討之賊皆款附乘勝追奔至關城之下詔拜巒  
使持節梁秦二州刺史於是開地定境東西七  
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戍遂  
逼涪城巒表曰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  
唯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  
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起攻圍倉  
庫空竭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深藻是希  
展少年未洽政務今之所任竝非宿將重名皆  
是左右少年而已三可圖也蜀之所恃惟阻劍

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  
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魂四  
可圖也深藻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  
當無死理脫軍走涪城深藻何肯城中坐而受  
困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未有捨  
干戚而康時不征伐而統一臣以不才屬當戎  
寄上憑國威頻有薄捷瞻望涪益旦夕可屠正  
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難輒  
率愚管必將殄克如其無功分受憲坐若朝廷

未欲經略臣便為無事乞歸侍養微展烏鳥戀  
又表曰昔鄧艾鍾會率十八萬衆傾中國資給  
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鬪實力也况臣才絕古人  
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  
得要險士庶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  
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  
則益州便是成禽之物臣誠知征戎危事未易  
可為自軍度劔閣以來鬚髮中白所以勉強者  
既到此地而自退不守恐孤先皇之恩遇負陛

下之爵祿是以孜孜頻有陳請宣武不從又王  
足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巒既克巴西遣軍主  
李仲遷守之仲遷得梁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  
惑之散費兵儲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  
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降梁  
將譙希遠巴西遂沒武興氏楊集起等反巒遣  
統軍傅豎眼討平之巒之初至漢中從容風雅  
接豪右以禮撫衆庶以惠歲餘之後頗因其去  
就誅滅百姓籍為奴婢者二百餘口兼商販聚

斂清論鄙之徵授度支尚書時梁人侵軼徐兗  
朝廷乃以巒為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安東  
將軍尚書如故宣武勞遣巒於東堂曰知將軍  
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寄非將軍莫可  
自古忠臣亦非兼孝也巒曰願陛下勿以東南  
為慮帝曰漢祖有云金吾擊鄙吾無憂矣今將  
軍董戎朕何慮哉巒至乃分遣將帥攻討兗州  
悉平進圍宿豫平之帝賜巒璽書慰勉之及梁  
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巒率衆會

巒以為鍾離天嶮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且俗語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既謂難何容強遣巒既累表求還帝許之英果敗退時人服其識畧初侍中盧昶與巒不平昶與元暉俱為宣武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巒事成許言於宣武以亮為侍中亮奏巒在漢中掠良人為婢巒懼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仁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奇色也暉大悅

乃背昶為巒言云巒新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復為此獄帝納之高肇以巒有克敵功而為昶等所排助巒申釋故得不坐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梁遣其將齊苟仁率衆入據縣瓠詔巒持節率羽林精騎討之封平舒縣伯賞宿豫之功也宣武臨東堂勞遣巒曰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平巒曰今王師若臨土人必翻然歸順圍之窮城奔走路絕不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陛下不足為慮帝笑曰卿言何其

壯哉知卿親老頻勞於外然忠孝不俱不得辭也於是巒率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次於鮑口擊賊大將胡孝智乘勝至縣瓠因即度汝旣而大兵旣至遂長圍圍之詔巒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次縣瓠以後軍未至前寇稍多憚不敢進乃與巒分兵將犄角攻之梁將齊苟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卽斬早生等同惡數十人豫州平巒振旅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勞之巒曰此陛下聖畧

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帝笑曰卿匪直一月三捷所足稱竒乃存士伯讓功而弗處巒自宿豫大捷及平縣瓠志行脩正不復以財賄為懷戎資軍實絲毫無犯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卒於官巒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悼惜之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初帝欲贈冀州黃門甄琛以巒前曾劾已乃云瀛州巒之本郡人情所欲乃從之及琛為詔乃云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者笑琛淺薄謚曰文定子遜



遜字子言貌雖陋短頗有風氣襲爵後遷國子博士本州中正因謁靈太后自陳功名之子父抱沈屈臣父屢為大將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唯為忠臣不為慈父靈太后慨然以遜為長兼吏部郎中後位大司農卿與少卿元慶哲至相糾訟遜銳於財利議者鄙之卒贈光祿勳幽州刺史子祖徵開府祭酒父喪未終謀反伏法祖徵弟祖劼貌寢有風尚仕齊卒於尚書郎祖劼弟祖俊開府行參軍開皇中位尚書都官郎

中巒弟偉尚書郎中偉子昕

昕字子明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早有才情解褐盪寇將軍累遷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書李神雋奏昕脩起居注太昌初除中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時言冒竊官級為中尉所劾免官乃為述躬賦未幾受詔與祕書監常景典儀注事武帝行釋奠禮昕與校書郎裴伯茂等俱為錄義未熙末昕入為侍讀與溫子昇魏收參掌文詔遷鄴乃歸河間天平初與侍中

從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徵赴都尋還鄉里既而復徵時梁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等來聘詔昕兼正員郎迎於境上司徒孫騰引為中郎尋除通直常侍加中軍將軍既有才藻兼長几案自孝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宋游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游道有慙色興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梁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關於江南齊文

襄王攝選擬昕為司徒右長史未奏遇疾卒士友悲之贈車騎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錄偉弟晏字幼平美風儀博涉經史善談釋老雅好文詠位滄州刺史為政清靜吏人安之卒贈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曰文貞晏篤於義讓初為南兗州例得一子解褐乃啓其孤弟子慎為朝請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為滄州復啓孤兄子昕為府主簿而其子竝未從宦世人以此多之子

亢字子高頗有文學位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於  
梁時年二十八後為中外府屬坐事死於晉陽  
巒叔祖祐字宗祐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假負外  
散騎常侍使於宋以將命之勤除建威將軍平  
原太守賜爵城平男政清刑肅百姓安之卒于  
官子產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為  
時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常侍鄭縣子使  
於齊產仍世將命時人美之歷中書侍郎太子  
中庶子卒朝廷嗟惜焉贈平州刺史樂城子謚

曰定祐從子蚪字神彪著作郎敏之子也少為  
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才上第為中書  
議郎尚書殿中郎孝文因公事與語問朝覲宴  
饗禮蚪以經對大合上旨帝崩尚書令王肅多  
用新儀蚪往往折以五經正禮為尚書左丞多  
所糾正臺閣肅然時鴈門人有害母者入生奏  
輟之而潛其室宥其二子蚪駁奏云君親無將  
將而必誅謀逆者戮及暮親害親者令不及子  
既逆甚梟鏡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絕遺育

承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  
含容不加笞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  
者則宜投之四裔敕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  
令易種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皆欲絕其類也  
奏入宣武從之後為光祿少卿母在鄉遇患請  
假歸遇秋水暴長河梁破絕蚪得一小船而度  
船漏滿不沒時人異之母喪哀毀過禮為時所  
稱卒贈幽州刺史蓋曰威蚪善與人交清河崔  
亮頓丘李平竝與親善所作碑頌雜筆三十餘

篇長子臧

臧字子良幼孤早立操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  
一神龜中舉秀才考一第為太學博士正光中  
議立明堂臧為裴頠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時  
稱其理博出為本州中從事雅為鄉情所附永  
安初徵為金部郎中以疾不赴轉除東牟太守  
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清慎奉法吏  
人愛之隴西李延寔莊帝之舅以太傳出除青  
州啓臧為屬領樂安內史有惠政後除濮陽太

守尋加安東將軍臧和雅信厚有長者之風爲時人所愛敬爲特進甄琛行狀世稱其工與裴敬憲盧觀兄弟竝結友曾共讀回文集臧獨先通之撰古來文章并叙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病卒時賢悼惜之其文筆凡百餘篇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子恕涉學有識悟齊武平末尚書屯田郎隋開皇中尚書侍郎卒於沂州長史

臧弟邵字子才小字吉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年

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游宴爲娛不暇勤業嘗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徧之後因飲譖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所遺文章典麗旣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杲河南陸道暉等至北

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  
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爲誦之諸  
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  
王粲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儁大相欽重引爲忘  
年之交釋巾爲魏宣武挽郎除奉朝請遷著作  
佐郎深爲領軍元乂所禮乂新除遷尚書令神  
儁與陳郡袁翻在席乂令邵作謝表須臾便就  
以示諸賓神儁曰邢邵此表足使袁公變色孝  
昌初與黃門侍郎李琰之對典朝儀自孝明之

後文雅太盛邵彫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  
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徧遠近于時袁翻與  
范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邵  
藻思華瞻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  
爲謝章表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事實食翻與  
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爲讓表遂命邵作之  
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常客作章表自  
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爲翻所害乃辭以疾屬  
尚書令元羅出鎮青州啓爲府司馬遂在青土

終日酣賞盡山泉之致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文體宏麗及尔朱兆入洛京師擾亂邵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普泰中兼給事黃門侍郎尋為散騎常侍太昌初敕令恒直內省給御史令覆案尚書門下事凡除大官先問其可不然後施行除衛將軍國子祭酒以親老還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入朝以備顧問丁母憂哀毀過禮後楊愔與魏元叉及邵請置學奏曰二黷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

以著莫大之嚴宣布十二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典教用能享國長乂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阮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脩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教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曆聿遵先緒永平之

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遠為山還  
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  
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甃  
石之工墉構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  
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  
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  
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脩仍同丘畎即使  
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  
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

能所以任事既任事矣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  
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  
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鷲麥南箕北斗哉  
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  
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  
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  
敢於養人也臣以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宴  
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  
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



彫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  
之力兼分石窟鑿琢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  
三時農隙脩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  
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  
宮棘寺顯麗於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  
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  
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靈太后令曰配饗大  
禮為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脩繕今四表  
晏寧當敕有司別議經始累遷尚書令加侍中

于時與梁和妙簡聘使邵與魏收及從子子明  
被徵入朝當時文人皆邵之下但以不持威儀  
名高難副朝廷不令出境南人曾問賓司邢子  
才故應是北間第一才士何為不作聘使荅云  
子才文辭實無所愧但官位已高恐非復行限  
南人曰鄭伯猷護軍猶得將命國子祭酒何為  
不可邵既不行復請還故郡武帝在京輔政徵  
之在第為賓客除給事黃門侍郎與溫子昇對  
為侍讀宣武富於春秋初摠朝政崔暹每勸禮

接名賢詢訪得失以邵宿有名望故請徵焉宣武甚親重之多別引見邵舊鄙崔暹無學術言論之際遂云暹無所知解宣武還以邵言告暹并道此漢不可親近暹頗銜之邵奏魏帝發敕用妻兄李伯倫為司徒祭酒詔書已出暹即啓宣武執其專擅伯倫官事便寢邵由是被踈其後除驃騎西兗州刺史在州有善政桴鼓不鳴吏人姦伏守令長短無不知之定陶縣去州五十里縣令妻日暮取人斗酒束脯邵逼夜攝令

未明而去責其取受舉州不識其所以在任都不營生產唯南兗糴粟就濟陽食之邵繕脩廟宇頗為壯麗皆為之名題有清風觀明月樓而不擾公私唯使兵力吏民為立生祠并勒碑頌德及代吏人父老及媪媪皆遠相攀追號泣不絕至都除中書令舊格制生兩男者賞羊五口不然則絹十匹僕射崔暹奏絕之邵云此格不宜輒斷句踐以區區之越實法生三男者給乳毋況以天下之大而絕此條舜藏金於山不以

為乏今藏之於民復何所損又準舊皆訊因取  
占然後送付廷尉邵以為不可乃立議曰設官  
分職各有司存丞相不問闕人虞官弓招不進  
豈使尸祝兼刀匕之役家長侵鷄犬之功詔竝  
從之自除太常卿兼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是時  
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邵頓居三職竝  
是文學之首當世榮之幸晉陽路中頻有甘露  
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符令邵為之序及  
文宣崩凶禮多見訊訪敕撰哀策後授特進卒

邵率情簡素內行脩謹兄弟親姻之間稱為雍  
睦博覽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為  
意窮其指要言凶禮儀公私諮稟質疑去惑為  
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故邵援筆立成證  
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  
時與濟陰溫子昇為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溫邢  
鉅鹿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  
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雖均主實兼重不以才位  
傲物脫略簡易不脩威儀平服器用充事而已

有齋不居坐臥恒在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之  
梁上賓至下而共啜天姿質素特安異同士無  
賢愚皆能傾接對客或解衣覓虱且與劇談有  
書甚多而不甚讎校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甚  
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始復校此日思誤  
書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  
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  
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與夫婦甚踈未嘗內宿自  
云嘗晝入內閣為狗所以言畢便撫掌大笑性

好談賞又不能閑獨公事歸休恒須賓客自伴  
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  
信云恕疾便憂之廢寢食顏色貶損及卒人士  
為之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賓客弔慰拭淚  
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門吳以還所未  
有也有集三十卷見行於世邵世息大寶有文  
情孽子大德大道路不識字焉詰首而曰不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丘人也文成元皇后  
第二兄誕之子年十四召拜主文中散襲爵陳

留公鎮西大將軍孝文初為荊州刺史鎮上洛  
敕發秦陝二州兵送崇至理崇辭曰邊人失和  
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  
發兵自防使人懷懼孝文從之乃輕將數十騎  
馳到上洛宣詔綏慰人即帖然邊戍掠得齊人  
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荊州口二百許人  
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在州四年甚有稱績  
召還京師賞賜隆厚除兖州刺史兖土舊多劫  
盜崇乃樹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

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  
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禽送諸  
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後例降為侯改授安東  
將軍車駕南征詔崇副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  
都督左翼諸軍事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  
多應之崇遣高平卜翼州詐稱犯罪逃亡歸陸  
陸納之以為謀主數月翼州斬陸送之賊徒潰  
散入為河南尹後車駕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  
史氏楊靈珍遣弟婆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

破武興與齊相結詔崇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  
軍事率眾討之崇槎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  
襲羣氏皆棄靈珍散歸靈珍眾減大半崇進據  
赤土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龍門躬率  
精勇一萬據鷲碇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  
路鷲碇之口積大木聚礮石臨崖下之以拒官  
軍崇乃命統軍慕容拒率眾五千從他路夜襲  
龍門破之崇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  
子崇多設疑兵襲克武興齊梁州刺史陰廣宗

遣參軍鄭猷王思考率眾援靈珍崇大破之并  
斬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猷等靈珍走奔漢中  
孝文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  
李崇功也拜梁州刺史手詔曰便可善思經略  
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所患悉令芟夷及靈  
珍偷據白水崇擊破之靈珍遠遁宣武初徵為  
右衛將軍兼七兵尚書轉左衛將軍相州大中  
正魯陽蠻柳北喜魯北鷲等聚眾反叛諸蠻悉  
應之圍逼湖陽游擊將軍李暉光鎮北城盡力

捍禦賊勢甚盛詔以崇為使持節都督征蠻諸  
軍事以討之蠻衆數萬屯據形要以拒官軍崇  
累戰破之斬北驚等徙萬餘戶於幽并諸州宣  
武追賞平氏之功封魏昌縣伯東荊州蠻樊安  
聚衆於龍山僭稱大號梁武遣兵應之諸將擊  
不利乃以崇為鎮南將軍都督征蠻諸軍事率  
步騎討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克捷生  
禽樊安進討西荊諸蠻悉降尋兼侍中東道大  
使黜陟能否著賞罰之稱出除散騎常侍征南

將軍揚州刺史詔曰應敵制變又算非一塗救左  
擊右疾雷均勢今胸山蟻寇久結未殄賊衍狡  
詐或生詭劫宜遣銳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淮  
南諸軍事坐敷威重遙運聲算延昌初加侍中  
車騎將軍都督江西諸軍事先是壽春縣人苟  
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  
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竝有鄰證  
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  
旬然後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可出奔哀

也苟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為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陽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饑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

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偽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慙為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顧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報崇攝



慶賓問之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  
思安亦為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  
斷獄精審皆此類也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  
壽春城中有魚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  
鵲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  
皆沒崇與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乘船附於女  
墻城不沒者二版而已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  
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淮南萬里繫于身  
身一旦動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

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  
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脫吾  
必守死此城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  
因乘大水謀欲為亂崇皆擊滅之又以洪水為  
災請罪解任詔曰夏雨汎濫斯非人力何得以  
此辭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繕甲積糧  
脩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略也崇又表  
解州不聽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沈深有  
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凡十年常養壯士數千

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彪賊甚憚之梁武惡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無所不至宣武雅相委重梁無以措謀乃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為縣侯欲以構崇崇表言其狀宣武屢賜璽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五三親待無與為此梁武每歎息服宣武之能任崇也孝明踐阼褒賜衣馬及梁遣其游擊將軍趙祖悅襲據西碛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之人於城內又遣二將呂義之王神念率水

軍沂淮而上規取壽春田道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開霍揚州諸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梁霍州司馬田休等寇建安崇遣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賢要其走路破之於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許昌縣令兼紆麻戍主陳平王南引梁軍以戍歸之崇自秋請援表至十餘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碛石鎮東將軍蕭寶寅於梁堰上

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不相赴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乘鬪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亮合攻硤石李神水軍剋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朝廷嘉之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梁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硤石戍間編舟為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蕃版裝治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棧又於八公山

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崇累表解州前後十餘上孝明乃以元志代之尋除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儀同如故出為使持節侍中都督四州諸軍事夔州刺史徵拜尚書左僕射遷尚書令加侍中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好財賄販肆聚斂孝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

史列傳卷三十一  
四  
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  
膏融至損脚時人為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膏折  
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蠕蠕主阿那瓌犯塞詔  
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  
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  
少孝明目而壯之朝臣莫不稱善遂出塞三千  
餘里不及賊而還崇請改六鎮為州兵編戶太  
后不許後北鎮人破落汗拔陵反所在響應征  
北將軍臨淮王彧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李叔

仁尋敗於白道賊衆日甚詔引丞相令僕尚書  
侍中黃門於顯陽殿曰賊勢侵淫寇連恒朔金  
陵在彼夙夜憂惶諸人宜陳良策吏部尚書元  
脩義以為須得重貴鎮壓恒朔摠彼師旅備衛  
金湯詔曰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崇北征崇遂  
長驅塞北返旆榆關此一時之盛朕以李崇國  
威望重器識英斷意欲還遣崇行摠督三軍揚  
旌恒朔諸人謂可爾不僕射蕭寶寅等曰陛下  
此遣實合羣望於是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

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陽  
王深皆受崇節度又詔崇子光祿大夫神軌假  
平北將軍隨崇北討崇至五原崔暹大敗于白  
道之北賊遂并力攻崇崇與廣陽王深力戰累  
被賊衆相持至冬乃引還平城深表崇長史祖  
瑩詐增功級盜沒軍資崇坐免官爵徵還以後  
事付深後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南叛時除  
安樂王鑿為徐州刺史以討之為法僧所敗單  
馬奔歸乃詔復崇官爵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

軍事會崇疾篤乃以衛將軍安豐王延明代之  
改除開府相州刺史侍中將軍儀同竝如故孝  
昌元年薨於位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  
州刺史謚曰武康後重贈太尉公餘如故長子  
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征伐頗有將用為  
三關別將討羣蠻大破之還拜鴻臚少卿性傾  
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  
皆與親善故世號為李錐為相州刺史斥逐百  
姓遷徙佛寺逼買其地部內患之崇北征之後

徵兼太常卿御史高道穆毀發其宅表其罪過  
後除涇州刺史賜爵衛國子卒贈吏部尚書冀  
州刺史世哲弟神軌小名青肫受父爵陳留侯  
累出征伐頗有將領之氣孝昌中靈太后淫縱  
分遣腹心媪姬出外陰求悅人神軌為使者所  
薦寵遇勢傾朝野時云見幸帷幄與鄭儼為雙  
頰遷征東將軍武衛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常領  
中書舍人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鑿據州反詔神  
軌與都督源子邕等討平之後於河陰遇害建

義初贈侍中司空公相州刺史謚曰烈崇從弟

平

平字雲定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羣書好禮易頗

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孝文禮之甚  
重頻經大憂居喪以孝稱後以例降襲爵彭城  
公累遷太子庶子平請自劾一郡帝曰卿復欲  
以吏事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人懷  
之徵行河南尹豪右權戚憚之宣武即位除黃  
門郎遷司徒左長史行尹如故尋正尹長史如

故車騎將幸鄴平上表諫以為嵩都創構洛邑  
俶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人至洛始欲向  
盡資產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陵太行之險  
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得達京闕富者猶損太  
半貧者可以意知兼歷歲從戎不遑啓處自景  
明以來差得休息事農者未積一年之儲築室  
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急其務實  
宜安靜新人勸其稼穡令國有九載之糧家有  
水旱之備若乘之以羈紲則所廢多矣不從詔

以本官行相州事帝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  
尋正刺史平勸課農桑脩飾太學簡試通儒以  
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  
二弟子於講堂親為立贊前來臺使頗好侵漁  
平乃畫履武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  
誠焉徵拜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冀州刺史京  
兆王愉反於信都以平為持節都督北討諸軍  
事行冀州以討之宣武臨式乾殿勞遣平因曰  
何圖今日言及斯事歔歔流涕平對曰愉天迷

其心構此梟勃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揔督之任如其稽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悛待戮則鳴鼓釁鉦非陛下之事平進次經縣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臥不動俄而乃定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大破逆衆逐北至城門遂圍城愉與百餘騎突門走平遣統軍叔孫頭追之去信都八十里禽愉冀州平以本官領相州大中正平先為尚書令高肇侍御史王顯所恨後顯代平為中尉平加散騎常

侍顯劾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又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昌初詔復官爵除定冀二州刺史前來良賤之訟多有積年不決平奏不問真偽一以景明年前為限於是諍訟止息武川鎮人饑鎮將任款請貸未許擅開倉振恤有司繩以費散之條免其官爵平奏款意在濟人心無不善帝原之遷中書令尚書如故孝明初轉吏部尚書平高明強濟所在有聲但以性急為累尚書令任城王澄奏理平定冀之勳靈太后乃封武



邑郡公賜練二千五百匹先是梁遣其將趙祖  
 悅逼壽春鎮南崔亮攻之未剋又與李崇乖貳  
 詔平以本官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  
 射為行臺節度諸軍東西州將一以稟之如有  
 乖異以軍法從事詔平長子獎以通直郎從於  
 是率步騎二千赴壽春嚴勒崇亮令水陸兼備  
 剋期齊舉崇亮憚之無敢乖互頻日交戰破賊  
 軍安南將軍崔延伯立橋於下蔡以拒賊之援  
 賊將王神念昌義之等不得進救祖悅守死窮

城平乃部分攻之斬祖悅送首於洛以功遷尚  
 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平還京師靈太后見於  
 宣光殿賜以金裝刀仗一口時南徐州表云梁  
 堰淮水日為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為不假兵力  
 終自毀壞及淮堰破太后大悅引羣臣入宴敕  
 平前孝明手賜練布百段卒遺令薄葬詔給東  
 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帛七百匹靈太后為  
 舉哀於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  
 州刺史謚文烈公平自在度支至於端副夙夜

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所制文筆別有集錄長子獎襲

獎字遵穆容貌魁偉有當世才度位中書侍郎吏部郎中以本官兼尚書出為相州刺史初元義擅朝獎為其親待頻居顯職靈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孝莊初為散騎常侍河南尹獎前後所歷皆以明濟著稱元顥入洛顥以獎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顥旨害獎傳首洛陽孝武帝初獎故吏宋游道上書理獎詔

贈冀州刺史子構襲構字祖基少以方正見稱襲爵武邑郡公齊天保初降爵為縣侯位終太府卿贈吏部尚書構早有名譽歷官清顯常以雅道自居甚為名流所重子丕有父風位尚書祠部郎中丕弟克通直散騎常侍獎弟諧諧字虔和幼有風采趙郡李搔嘗過元義門下見之歸謂其父元忠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李諧也問之果然襲父先爵彭城侯文辯為時所稱歷位中書侍郎天平末魏欲與梁

和好朝議將以崔陵為使主陵曰文采與識陵  
不推李諧口頰顧顧諧乃大勝於是諧兼常  
侍盧元明兼吏部郎李業與兼通直常侍聘焉  
梁武使朱异覘客异言諧元明之美諧等見及  
出梁武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勅敵卿輩  
常言北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來謂异曰過卿  
所談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及隴西李神雋  
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楊遵彥清河崔  
贍為首初通梁國妙簡行人神雋位已高故諧

等五人繼踵而遵彥遇疾道還竟不行既南北  
通好務以後又相矜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  
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每入鄴下為之傾動  
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  
齊文襄使左右覘之賓司一言制勝文襄為之  
拊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親與談說  
甚相愛重諧使還後遷祕書監卒於大司農諧  
為人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願因跛而緩步因蹇  
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文集十餘卷諧長

子岳字祖仁官中散大夫性純至居甚慘未曾聽婢過前追思二親言則流涕岳弟庶方雅好學甚有家風歷位尚書郎司徒掾以清辯知名常攝賓司接對梁客梁客徐陵深歎美焉庶生而天闈崔謏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徧刺作孔挿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藝眉有效然後樹鬚世傳謏門有惡疾以呼池為墓田故庶言及之邢子才在傍大笑除臨漳令魏書之出庶與盧斐王松年等訟其不平魏收書王慧

龍自云太原人又書王瓊不善事以盧同附盧玄傳李平為陳留人云其家貧賤故斐等謹訟語揚情云魏收合誅情黨助魏故遂白齊文宣庶等竝髡頭鞭杖二百庶死於臨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不歷臨漳縣門庶妻元羅女也庶亡後岳使妻伴之寢宿積五年元氏更適趙起嘗夢庶謂已曰我薄福託劉氏為女明日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相見告君宜乞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

巷是也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焉起寤問妻言之符合遂持錢帛躬往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女長而嫁焉庶弟蔚少清秀有襟期倫理涉觀史傳兼屬文詞昆季竝尚風流長裾廣袖從容甚美然頗涉踈放唯蔚能自持公幹理甚有時譽坐兄庶事徙平州後還位尚書左中兵郎中仍聘陳使副江南以其父曾經將命甚重焉還坐將人度江私市除名後卒於祕書丞士友悼惜之蔚弟若聰敏頗傳家業風采詞令有聲鄴下坐兄庶事徙臨海乾明初追還後兼散騎常侍大被親狎加儀同三司若性滑稽善諷誦數奉旨詠詩并使說外間世事可笑樂者凡所話談每多會旨嘗在省中趨而前却對答學奏事之象和士開聞而奏之帝每狎弄之武成以斛律金舊老每朝賜羊車上殿金曾使人奉啓若為舍人誤奏云在闕下詔命出羊車若重思知金不至竊言羊車鹿車何所迎帝聞亦笑而不責又帝於後園

講武令若為吳將皇后皆出引若當前觀其進  
止俯仰事罷遣使謝之厚加賞賜韓長鸞等忌  
惡之密構其短坐免官未幾詔復本官隋開皇  
中卒於秦王府諮議諸弟邕字脩穆幼而雋爽  
有逸才位高陽王雍友凡所交游皆倍年雋秀  
卒贈洛州刺史謚曰文

論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孝文經綸之  
始獨在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可稱述焉張彞風  
力寒譽有王臣之氣銜命擁旄風聲克舉俱魏

氏器能之臣乎遭隨有命二子俱逢世亂悲哉  
晏之乾威可謂亡焉不絕邢巒以文武才策當  
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寄折衝其緯世之器歟  
子才少有盛名鼓動京洛文宗學府獨秀當年  
舉必任真情無飾智踈通簡易罕見其人足為  
一代之模楷也及明崔陵之謗言執侯景之姦  
使昔人稱孟軻為勇於文簡公見之唯嘗短崔  
暹頗為累德阮籍未嘗品藻人物斯亦良有以  
焉李崇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

野平以高明幹略効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剋  
著贊務之才也諧風流文辯蓋人望乎

第三十一

北史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二

北史四十四

崔光

子勅

弟子鴻

崔亮

從弟光韶

叔祖道固

崔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祖  
曠從慕容德南度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  
仕宋為樂陵太守於河南立冀州置郡縣即為  
東清河鄆人縣分易更為南平原貝丘人也父  
靈延宋長廣太守與宋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  
魏軍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

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  
拜中書博士著作郎與祕書丞李彪參撰國書  
再遷給事黃門侍郎甚為孝文所知待常曰孝  
伯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參  
贊遷都謀賜爵朝陽子拜散騎常侍著作如故  
兼太子少傅又以本官兼侍中使持節為陝西  
大使巡方省察所經述叙古事因賦詩三十八  
篇還仍兼侍中以謀謨之功進爵為伯光少有  
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

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  
竝被掠為奴婢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  
孝文聞而嘉之雖處機近未曾留心文案唯從  
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孝文每對羣臣曰以崔  
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  
司空其見重如是宣武即位正除侍中初光與  
李彪共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  
任光彪尋以罪廢宣武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  
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祕書省著述光雖領



史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宣  
武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夏  
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  
邕以問光光表曰臣謹案漢書五行志宣帝黃  
龍元年未央殿路軫中雌雞化為雄毛變而不  
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  
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  
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為  
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  
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  
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一身皆似雄但頭  
冠上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  
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  
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  
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  
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  
於賦役人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  
之雞狀不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竝博達之士

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  
趨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雖而未大脚羽  
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  
所以示吉凶明君觀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  
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  
皆陛下所觀者今或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殆  
亦前代君房之匹此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橫  
野存有酷恨之痛歿為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  
夏未反荆蠻狡猾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多往無

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  
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之  
時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陛下為人父母所宜  
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弊易以亂離  
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  
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  
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  
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如罕宴宗或闕時應  
親享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

慈旨撫振貧瘠簡費山池減撤聲飲晝存政道  
夜以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  
弭慶進禎祥集矣帝覽之大悅後數日而茹皓  
等竝以罪失伏法於是禮光逾重二年八月光  
表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于太極之西序敕以  
示臣臣案其形即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  
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  
指言蒸氣鬱長非有和氣種柔脆之質彫殞速易  
不延旬月無擬蕭斧之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

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壇築工密糞朽  
弗加沾濡不及而茲菌歛構厥狀扶踈誠足異  
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為敗亡之象  
然懼災脩德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  
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雉雉集鼎武  
丁用熙自比鷓鴣巢于廟殿梟鵬鳴於宮寢菌  
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為誠且東南  
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跨時人勞物悴  
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

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  
之忻強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  
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四年除中書舍  
人永平元年秋將誅元愉妾李氏羣官無敢言  
者敕光為詔光逡巡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愉  
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  
云李今懷妊例待分產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  
事戮至剗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  
舉必書義無隱諱酷而垂法何以示後陛下春

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至有天失臣之愚  
識知無不言乞停李獄以俟育孕帝納之延昌  
元年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宣武幸東宮召  
光與黃門甄琛廣陽王深等並賜坐詔光曰卿  
是朕西臺大臣當令為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  
詔不許即令明帝出焉從者十餘人敕以光為  
傅之意令明帝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  
復不蒙許明帝遂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啓請從  
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

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繡采一百匹琛深各有差尋授太子少傅遷右光祿大夫侍中監如故四年正月宣武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明帝於東宮安撫內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袂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喜橫劍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

聞者莫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初永平四年以黃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惠蔚首尾五歲無所厝懷至是尚書令任城王澄表光宜還史任於是詔光還領著作遷特進以奉迎明帝功封博平縣公領國子祭酒詔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朝後光累表遜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稍被踈黜光并送章綬冠服

茅土表至十餘上靈太后優答不許有司奏追  
于忠及光封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雍  
等奏舉光授明帝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四月  
更封光平恩縣侯以朝陽伯轉授第二子勗其  
月敕賜羊車一乘時靈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  
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以致諫是  
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  
侯非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詭不  
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

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  
竝為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士大夫  
許嫁唁兄又義不得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  
竹竿所為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  
祖也親為宰輔后猶御武帷以接羣臣示男女  
之別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侯命  
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來訓昨軒駕頻出幸  
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蒸衡蓋往  
還聖躬煩倦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

鉀在身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  
但帝族方衍勲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彝式陛  
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天下為公億兆已任專  
薦郊廟止決大政輔神養和簡息游幸則率土  
屬賴含生仰悅矣神龜元年光表曰尋石經之  
作起自炎劉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  
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官私顯隱漸加剝  
撤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缺今求遣國子博士  
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  
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  
者之根原不朽之永格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  
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  
經其殘缺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脩之後靈  
太后廢遂寢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  
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刹  
之下祇心圖構誠為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  
臣庶恇惶竊謂未可九月靈太后幸嵩山佛寺  
光上表諫不從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二

年春明帝親釋奠國學光執經南面百寮陪列  
司徒京兆王繼頻上表以位讓光四月以光為  
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如故光表固辭歷  
年終不肯受八月獲禿鶯鳥於宮內詔以示光  
光表曰此即詩所謂有鶯在梁解云禿鶯也貪  
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於殿廷昔魏氏黃初  
中有鶉鴝集於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  
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  
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為不善是

以張酈惡鴝賈誼忌鴝鴝斃集而去前王猶  
為至誠況今親入宮禁為人所獲方被畜養晏  
然不以為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饕餮之禽必  
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食啄一食之費容過斤  
鎰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  
陛下為人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  
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  
可為寒心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脩德進賢消  
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願養



神性明帝覽表大悅即棄之池澤冬詔光與安  
豐王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乘步挽至  
東西上閣九月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年耆多  
務病疾稍增而自強不已常在著作疾篤不歸  
四年十月帝親臨省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為  
止聲樂罷諸游眺拜長子勵為齊州刺史十一  
月疾甚敕子姪等曰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  
史功不成歿有遺恨汝等速可送我還宅氣力  
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年七十三明帝門而

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  
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  
監護喪事車駕親臨撫屍慟哭御輦還宮流涕  
於路為減常膳言則追傷每至光坐講讀之處  
未曾不改容悽悼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  
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又敕加後部鼓吹  
班劔依太保廣陽王故事謚文宣明帝祖喪建  
春門外望輜哀感儒者榮之初光太和中依宮  
商角徵羽本音而為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為十

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為百三郡國詩以答之國  
 別為卷為百三卷焉光寬和慈善不忤於物進  
 退沈浮自得而已常慕胡廣黃瓊為人故為氣  
 槩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事之元義  
 於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懌遇  
 禍光隨時俛仰竟不匡救於是天下譏之自從  
 貴達罕所申薦曾啓其女壻彭城劉敬徽云敬  
 徽為荊州五隴戍主女隨夫行常慮寇抄南北  
 分張乞為徐州長兼別駕暫集京師明帝許之

時人比之張禹光初為黃門則讓宋弁為中書  
 監讓汝南王悅為太常讓劉芳為少傅讓元暉  
 穆紹甄琛為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懌任城王澄  
 為車騎儀同讓江陽王繼又讓靈太后父胡國  
 珍皆顧望時情議者以為矯飾崇信佛法禮拜  
 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恚忿曾於門下  
 省晝坐讀經有鵠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  
 肩久之乃去道俗讚詠詩頌者數十人每為沙  
 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即為

二經義疏三十餘卷識者知其疎略凡所為詩賦銘贊誄頌表啓數百篇五十餘卷別有集光子勵字彥德器學才德最有父風舉秀才中軍彭城王參軍祕書郎中以父光為著作固辭不拜後除中書侍郎領軍將軍元又為明堂大將以勵為長史與從兄鴻俱有名於世父光疾甚拜征虜將軍齊州刺史侍父疾衣不解帶及薨孝明每加存慰光葬本鄉詔遣主書張文伯宣弔孝昌元年除太尉長史襲父爵建義初遇害

河陰贈侍中衛將軍青州刺史勵弟劼劼字彥玄少清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末累遷中書侍郎興和三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于梁天保初以議禪代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國子祭酒直內省典機密清儉勤慎甚為齊文宣所知拜南青州刺史有政績入為祕書監齊州大中正遷并省度支尚書俄授京省尋轉五兵尚書監國史臺閣之中見稱簡正武成之將禪後主先以問劼劼諫以為不可由是忤意出為南交

州刺史代還重為度支尚書儀同三司食文登  
縣幹尋除中書令加開府待詔文林館監脩撰  
新書卒贈齊州刺史尚書左僕射謚文貞初和  
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為子弟于祿  
世門之胄名處京官而劾二子拱搆竝為外任  
弟廓之從容謂劾曰拱幸得不凡何不在省府  
中清華之所而竝出外藩劾曰立身來恥以言  
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  
歎服劾常恨魏收書欲更作編年紀而才思竟

不能就光弟敬友本州從事頗有受納御史案  
之乃與守者俱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憂  
不拜敬友精心佛道晝夜誦經免喪之後遂菜  
食終身恭寬接下脩身厲節自景明已降頻歲  
不登饑寒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蕭  
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卒于家弟子  
鴻字彥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稍遷尚書都兵  
郎中詔太師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才

明者三十人議定律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後為三公郎中加負外散騎常侍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寮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昔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豈拘一階半級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當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日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

之譽國號豐賢之羊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黃龔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為一槩不會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武帝不從三年鴻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廬前樹十一月宣武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樹後遷中散

大夫高陽王友仍領郎中正光元年加前將軍  
脩孝文宣武起居注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  
考正闕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  
記錄時事以待後人臨薨言鴻於孝明五年詔  
鴻以本官脩緝國史孝昌初拜給事黃門侍郎  
尋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在史甫亦未有  
所就尋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鴻  
弱冠便有著述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  
措意以劉元海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

慕容德赫連屈子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  
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竝因世故跨僭  
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爲十六國春  
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  
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  
之未敢出行於外宣武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  
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  
成者送至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  
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旣訖不奏聞鴻後

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曰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  
應圖錄然必有驅除蓋所以翦彼慝政成此樂  
推故戰國紛紜年過十紀而漢祖夷豸羣豪開  
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懷柔蠻夏世宗之奮揚威  
武始得涼朔同文梓越一軌於是談遷感漢德  
之盛痛諸史放絕乃鈐括舊書著成太史所謂  
緝茲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昔晉惠不競華戎  
亂起三帝受制於姦臣二皇晏駕於非所五都  
蕭條鞠為煨燼趙燕既為長地遼海緬成殊域

中原無主八十餘年遺晉僻遠勢略孤微人殘  
兵革靡所歸控皇魏龍潛幽代內脩德政外抗  
諸僞并翼之人懷實之士襁負而至者日月相  
尋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  
天順人龍飛受命太宗必世重光業隆玄默世  
祖雄才叡略闡曜威靈農戰兼脩埽清氛穢歲  
垂四紀而寰宇一同百姓始得陶然蘇息欣於  
堯舜之代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自尊  
樹而能建邦命氏成為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

興滅之形用兵乖會之道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例全虧編錄紛謬繁略失所宜審正同異定為一書誠知敏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竊亦輒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諸公私驅馳數歲又臣家貧祿微唯任孤力至於書寫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吏案之暇草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錄稽以長曆考諸舊志刪正差謬定為實錄

商較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善成輟筆私求七載于今此書本江南撰錄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略不成久思陳奏乞敕緣邊求採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荊州大中正趙邕忽宣明旨敕臣送呈不悟九臯微志乃得上聞奉敕欣惶慶懼兼至今謹以所訖者附臣



邕呈奏臣又別作序例一卷年志一卷仰表皇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著錄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踈鄙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慙悻鴻意如此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傳讀然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至道武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而鴻以為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慕容超禽於廣固鴻又以為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為滅在

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子子元祕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稱臣亡考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正始之末任屬記言撰緝餘暇迺刊著趙燕秦夏西涼乞伏西蜀等遺載為之贊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為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為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

呈乞藏祕閣以廣異家子元後謀反事發逃竄  
會赦免尋為其叔鵬所殺光從祖弟長文字景  
翰少亦徙於代都聰敏有學識永安中累遷平  
州刺史以老還家專讀佛經不關世事卒贈齊  
州刺史謚曰貞子懋字德林徐州征東府長史  
長文從弟庠字文序有幹用為東郡太守元顥  
寇逼郡界庠拒不從命棄郡走還鄉里孝莊還  
宮賜爵平原伯拜潁川太守頗有政績永熙初  
除東徐州刺史二年為城人王早蘭寶等所害

後贈驃騎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子罕襲爵  
齊受禪例降光族弟榮先字隆祖涉歷經史州  
辟主簿子鐸有文才位中散大夫鐸弟觀羽林  
監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後  
也高祖瓊為慕容垂車騎屬曾祖輯南徙青州  
因仕宋為太山太守祖脩之清河太守父元孫  
尚書郎青州刺史沈文秀之叛宋明帝使元孫  
討之為文秀所害亮母房攜亮依其叔祖冀州  
刺史道固於歷城及慕容白曜平三齊內徙桑

乾為平齊人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貧傭  
書自業時隴西李冲當朝任事亮族兄光往依  
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  
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饑寒豈容獨飽自  
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冲冲  
召亮與語因謂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曾  
中無復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即  
為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異冲甚竒之迎為館  
客冲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

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  
冲薦之為中書博士轉議郎尋遷尚書二千石  
孝文在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與  
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  
又一日孝文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驛徵亮  
兼吏部郎俄為太子中舍人遷中書侍郎兼尚  
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其妻不免親事春籛孝文  
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孝明親政遷給事  
黃門侍郎仍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亮自參

選事垂將十年森慎明決為尚書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尋除散騎常侍仍為黃門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自遷都之後經略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歲省億計又議脩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賴焉侍中廣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敕亮推究孝明禁懷不通賓客者久之後因宴集懷恃親使忿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之即起於孝明前脫冠請罪遂拜辭欲出孝明曰廣平

麤疎向來又醉卿之所悉何乃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焉亮外雖方正內亦承候時情宣傳左右郭神安頗被孝明識遇以弟託亮亮引為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孝明令兼侍中盧昶宣旨責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亮拜謝而已無以上對轉都官尚書又轉七兵領廷尉卿加散騎常侍徐州刺史元昶撫御失和詔亮馳駟安撫亮至劾昶處以大辟勞賚綏慰百姓恬然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

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寮佐曰昔杜預乃造河  
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  
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為浮橋汎長無恒又  
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度  
渭以像閣道此即以柱為橋今唯慮長柱不可  
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  
此為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  
亮性公清敏于斷決所在竝號稱職三輔服其  
德政孝明嘉之詔賜衣馬被褥後納其女為九

嬪徵為太常卿攝吏部事孝明初出為定州刺  
史梁左游擊將軍趙祖悅率衆據碓石詔亮假  
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夤鎮東將軍章武王融安  
南將軍竝使持節督諸軍以討之靈太后勞遣  
亮等賜戎服雜物亮至碓石祖悅出城逆戰大  
破之祖悅復於城外置二柵欲拒軍亮焚擊破  
之亮欲李崇為水陸之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  
及李平至崇乃進軍共平碓石靈太后賜亮璽  
書曰碓石旣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

若仍敢游魂此當易以立計禽翦蟻徒應在旦  
夕將軍推轂所馮親對其事處分經略宜共協  
齊必令得埽盪之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  
分度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令  
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為本任之  
雅筭以功進號鎮北將軍李平部分諸軍將水  
陸兼進以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  
而發平表亮輒還京失乘勝之機闕水陸之會  
今處亮死上議靈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

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機庶茲  
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爭功於禁  
中形於聲色尋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時羽  
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  
官負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百  
姓大為怨亮乃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  
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  
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  
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

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  
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  
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  
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  
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  
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為  
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脩厲名行哉亮  
荅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徼幸得為吏  
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況今朽老而居帝

難之任常思同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竭  
力不為貽厥之累昨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為  
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為  
汝論之吾兼正六為吏部郎三為尚書銓衡所  
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  
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  
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  
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  
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

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鏡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曠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負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敝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

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歷侍中太常卿左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時劉騰擅權亮託妻劉氏傾身事之故頻年之中名位隆赫有識者譏之轉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疽發於背明帝遣舍人問疾亮上表乞解僕射詔不許尋卒詔給東



園祕器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貞烈亮  
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為八磨嘉其有濟時用  
遂教人為礮及為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  
造礮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亮有三子  
士安士和士泰竝強幹善於當世士安歷尚書  
北部郎卒於諫議大夫贈左將軍光州刺史無  
子弟士和以子乾亨繼乾亨武定中尚書都兵  
郎中士和初為司空主簿蕭寶寅之在關中高  
選僚佐以為都督府長史時莫折念生遣使詐

降寶寅表士和兼度支出書為隴右行臺令入  
奏撫慰為念生所害士泰歷給事中司空從事  
中郎諫議大夫司空司馬明帝末荆蠻侵斥以  
士泰為龍驤將軍征蠻別將事平以功賜爵五  
等男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都督青州刺史謚  
曰文肅子肇師襲爵肇師少時踈放長遂變節  
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有文思天平初以通直  
散騎侍郎為慰勞青州使至齊州界為土賊崔  
迦葉等拘欲逼與同事肇師執志不動喻以禍

福賊遂捨之仍巡慰青部而還肇師以從弟乾  
亨同居事伯母甚謹齊文襄嘗言肇師合誅左  
若問其故曰崔鴻十六國春秋述諸僭偽而不  
及江東左右曰肇師與鴻別族乃止天保初以  
參定渾代禮儀封襄城縣男仍兼中書侍郎卒  
始鄴下有薛生者能相人言趙彥琛當大貴肇  
師因問已荅曰公門望雖高爵位不及趙終如  
其言亮弟敬默奉朝請卒於征虜長史贈南陽  
太守子思韶從亮征破石以軍功賜爵武城子

為冀州別駕敬默弟敬遠以其賤出殊不經紀  
論者譏焉

光韶亮從父弟也父幼孫太原太守光韶事親  
以孝悌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孿生操業  
相伴特相友愛遂經吏部尚書李冲讓官於光  
伯辭色懇至冲為奏聞孝文嘉而許之太和二  
十年以光韶為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  
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皇朝恥無讓德和亦  
謙退辭而不當孝文善之遂以和為廣陵王國

常侍尋敕光韶祕書郎掌校華林御書累遷青州中從事後為司空騎兵參軍又兼司徒戶曹出為濟州輔國府司馬刺史高植甚知之政事多委訪焉遷青州平東府長史府解救知州事光韶清直明斷吏人長愛之入為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官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人久之欲為司徒諮議固辭不拜光韶性嚴聲韻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聞謂為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孝莊初

河間邢杲率河北流入十餘萬衆攻逼州郡刺史元雋憂不自安州人乞光韶為長史以鎮之時陽平路回寓居齊土與杲潛相影響引賊入郭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之後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發使慰勞尋為東道軍司及元顥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議所從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稱兵本朝亂臣賊子曠代少疇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眷

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徵士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尋徵輔國將軍再遷廷尉卿祕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成陽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雋侍中李彧並勢望當時皆為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其一如何反為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此永安擾亂遂還鄉里光韶博學強辯尤好理論至於人倫名教得失之

間推而論之不以一毫假物家足於財而性儉吝衣馬散渡食味麤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芟於夜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黃門高道穆令加檢捕一坊之內家別搜索至光韶宅綾絹錢布匱篋充積議者譏其矯畜其家資產皆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會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弼前妻是光韶之繼室兄女弼貪恠不法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弼銜之時耿翔

反於州界弼誣光韶子通與賊連結囚其合家  
考掠非理而光韶與之辨爭詞色不屈會樊子  
鵠為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詣  
樊陳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  
子鵠亦歎尚之後刺史侯深代下疑懼謀為不  
軌夜劫光韶以兵脅之責以謀略光韶曰凡起  
兵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直是作賊耳知復  
何計深雖恨之敬而不敢害尋除征東將軍金  
紫光祿大夫不起光韶以世道屯遭朝廷屢變

閉門却掃吉凶斷絕誠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  
慙古烈但以祿命有限無容希世取進在官以  
來不冒一級官雖不達經為九卿且吾平生素  
業足以遺汝官闕亦何足言也吾既運薄便經  
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  
之後不須合也然贈謚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  
孫自求之也勿須求贈若違吾志如有神靈不  
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嘗一片  
不同至於兒女官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

弟弟項橫禍權作松櫬亦可為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一孝靜初侍中賈思同申啓稱述光韶詔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史光韶弟光伯為青州別駕後以族弟休臨州申牒求解尚書奏案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之孫得盡臣計始封之君即是世繼之祖尚不得臣況今刺史既非世繼而得行臣吏之節執笏稱名者乎檢光伯請解率禮不愆謂宜許遂靈太后令從之

尋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更滿依例奏代明帝詔曰光伯自蒞海沂清風遠著兼其兄光韶復能辭榮侍養兄弟忠孝宜有甄錄可更申三年以廣風化後歷太傅諮議參軍節閔帝時崔祖螭張僧皓起逆攻東陽旬日間衆十餘萬刺史東萊王貴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勞兄光韶爭之曰以下官觀之非可慰喻止也貴平逼之不得已光伯遂出城未及曉喻為飛矢所中卒贈青州刺史子滔武定末殷州別駕脩之弟道固

道固字季堅其母卑賤嫡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侮之父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或能興人門戶汝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輯乃資給道固令其南仕時宋孝武為徐兗二州刺史以道固為從事道固美形貌善舉止習武事孝武嘉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孝武謂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為寒士而世人以其偏庶侮之可為歎息刺史至州辟為主簿後為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竝詣道固道固諸

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後為冀州刺史鎮歷城宋明帝立徐州刺史薛安都與道固等立廢帝子業弟子勛敗乃歸魏獻文帝以為南冀州刺史清河公宋明帝遣說道固以為徐州刺史復歸宋皇興初獻文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討道固道固面縛請

罪白曜送赴都詔恕其死乃徙齊土望共道固  
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  
北新城以道因為太守賜爵臨淄子尋徙居京  
城西南二百餘里舊除館之西延興中卒子景  
徽襲爵初道固之在客邸與薛安都畢衆敬隣  
館時以公集相見本既同由武達頗結寮舊時  
安都志已衰朽於道固踈略而衆敬每盡殷懃  
道固謂劉休賓房法壽曰古人云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安都視人殊自蕭索畢固依依也景徽

字文獻卒於平州刺史謚曰定子休纂襲爵道  
固兄目連子僧祐僧深坐兄僧祐與沙門法秀  
謀反徙薄骨律鎮後位南青州刺史元妻房氏  
生子伯麟伯驥後薄房氏納平原杜氏與俱徙  
生四子伯鳳祖龍祖螭祖虬僧深得還之後絕  
房氏遂與杜氏及四子寓青州伯麟伯驥與母  
房居冀州雖往來父間而心存母氏孝慈之道  
頓阻一門僧深卒伯麟奔赴不敢入家寄哭寺  
門祖龍剛躁與兄伯麟訟嫡庶竝以刀劍自衛



苦怨讎焉祖螭小字社客普泰初反尔朱仲遠  
討斬之祖虬少好學不馳競徇深從弟和位平  
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埋錢數百斛其母李春  
思董惜錢不買子軌字啓則盜錢百萬背和亡  
走後至儀同開府鎧曹參軍坐貪偽賜死晉陽  
論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深長孝文歸其才博  
許其大至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二朝師訓少主  
不出宮省坐致台傅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  
懷大雅託迹中庸其於容身之譏斯乃胡廣所  
不免也鴻博綜古今立言為事亦才志之士乎  
崔亮旣明達從事動有名迹於斷年之選失之  
逾遠救弊未聞終為國蠹無苟而已其若是乎  
光韶居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列傳第三十二

北史四十四

縣縣三社為小字社各共交四十四家  
 討斬之祖此少好學不馳競信深從弟和仁平  
 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埋錢數百斛其母李春  
 思董惜錢不買子執定不買錢百萬計也  
 走後至儀同開府程

光緒五年庚子五月國士之風矣

金鼓效發未聞然為國盡無後而已其後是年  
 嵩亮有朋喪葬事廣林各發有備年之選夫  
 不發也然爾燕古今之言也事亦才志之士

